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solid green color. On the left side, there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street scene. It features a row of buildings with windows and doors, rendered in a simplified, almost cubist style. The buildings are in shades of green and white. In the foreground, there is a large, dark shadow of a lion dance, which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performance. The shadow is cast onto the ground, and it appears to be moving towards the right.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artistic.

金獅鎮

李永禎 著

李永楨著

金獅鎮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金 狮 镇

李 永 祯 著

责任编辑：高 彬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90,000 印张：10.25 印数：1—54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742 定价：0.85元

序

刘绍棠

中国小说的形成，先言而后文。说书人的话本，便是中国小说的成型。因此，中国小说讲究的是有文化的人看得懂，没有文化的人听得懂。雅俗共赏正是艺术的极致。话本之后，文人的创作，也仍然处处可见话本的影响。所以，我们那些伟大的古典小说，至今在黎民百姓中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密切联系群众，有益于世道人心，这是起自街谈巷议、来自民间口头的中国小说的光荣的民族传统。

自从“五四”运动产生了中国新文学以来，文学如何走出文人圈子的问题，一直没有得到解决。直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，文学才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起来。究竟采取了什么办法，使得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起来了呢？一个是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方向，一个是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方法。在今天，便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。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学值得骄傲的、必须珍视和继承的革命传统。

只有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和革命传统，才能建设和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。

目前，仍然存在着轻视大众（通俗）小说和大众小说作

家的偏见。这是不对的。何谓通俗？通俗并非劣等的同义语，而是要使尽可能多的读者欢迎和接受。作家是人民的公仆，小说是人民的精神食粮；把自己的小说写得雅俗共赏，是应尽的本份。绝不能不顾为人民服务的职责，不顾人民群众的艺术欣赏习惯，文人写给文人看，只供少数人赏玩，而为大多数人所难以接受。

工人业余作者李永祯，几年来坚持不懈地致力大众小说的创作，终于出版了第一本书，我很愿意为这本书写序。

我联系着北京几位专写以情节取胜的大众小说作者。我和他们每次促膝长谈，都谈到要坚决反对迎合低级趣味，反对格调鄙俗的胡编乱造，反对艺术低劣的粗制滥造。读鲁迅先生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第六讲：《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》，可以知道，其中的讽刺、人情和侠义小说，本来源出于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和《水浒》。但是，由于后来的作者的思想感情越来越下流，艺术上也就差得远了。我们今天的大众小说和大众小说作者，要以史为镜，引为鉴戒，不搞邪门歪道。邵子南的《地雷阵》，柯蓝的《洋铁桶的故事》，马烽、西戎的《吕梁英雄传》，王希坚的《地覆天翻记》，孔厥、袁静的《新儿女英雄传》，刘知侠的《铁道游击队》，曲波的《林海雪原》，刘流的《烈火金钢》，冯志的《敌后武工队》……都是大众小说中的优秀作品，我们今天的大众小说和大众小说作者要沿着这条正路，奋然前行，必将大有作为。

愿与致力大众小说创作的同志们共勉。

1983年10月

—

“刀切枣泥蒸饼！——果馅玫瑰黑糖！”

吆喝声，把我们带进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界里。

这是一九四八年三月，即民国三十七年，料峭春寒侵袭着北平市郊金狮镇。天阴沉沉的，四五日不见阳光，小镇被一片灰蒙蒙的雾锁固着，象黎明前雾海中一叶孤帆，摇摇晃晃若隐若现。东方已经发白，小镇却还未见曙光。

金狮镇十字街头路北的狮子楼饭庄，刚刚揭下护窗板，挑出幌子，伙计忙着扫屋子、擦桌子、掸窗台。掌柜丁汇川把留声机的大喇叭对准门口，放上唱片，摇满发条，播放出京剧《打渔杀家》，家伙点闷哑地响着：“哏才来才，哏！哏才来才，哏！哏！……”

一位双目失明的老者，身穿一件破旧的深灰色棉袍，由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牵着手，走到十字街停下。老者右手挎一面鱼皮黑鼓，扁圆形有铜盆大，手里抓一根七寸长枣木鼓锤，光滑闪亮。只见鼓锤一抬，老者刚要击鼓卖唱，突然，一声哨音由街东传来，十几名灰装大沿帽的自卫队员，跑步而来，奔向西街，扬起一股尘土，怪呛人的。

巡警也露了面。他们系紧了皮带，抖落着绳子，拉开了

逮人的架式。

哨音刚止，挎盒子枪的队长、本镇镇长桑振吾——一个四十开外的肥头大耳的家伙，陪着一个便衣侦缉，大摇大摆地走到饭庄门前，朝里瞅了瞅。饭庄跑堂的赶忙挑起蓝门帘，抖抖手巾把，冲镇长与侦缉点头哈腰地招呼说：

“二位辛苦！里边请，里边请！”

桑振吾放慢脚步，摆摆手打着官腔说：

“晚上，晚上。这会儿没空，上边来了紧急公事，要捉拿一个开小差的。告诉你们丁掌柜，今天来这儿吃饭的，不管什么人，都得先到外边看看告示，伙计们也得多留点神！”

跑堂的笑着连说“是，是。”放下门帘，缩回头去。

尾随在侦缉身后的，是两个哈巴狗似的家伙，抬着一个浆糊桶，夹着几张通缉令，准备往十字街肖记斗局的墙壁上贴，站了下来。

便衣侦缉看见失明老人，站在斗局门前，嫌老人碍事，呸地朝他唾了一口，又用条帚拨拉他一下，盛气凌人地开口骂道：

“瞎老头儿！快滚！这是党国大事，没眼睛的闪远点，长眼睛的，都过来认认通缉令上的像片，这是一个名叫娄生的逃兵，他五十岁，此地人。拿到他可有重赏，听清楚了，啊？”

侦缉盯着两个自卫队员贴出通缉令，又站了一会，随后，和桑振吾朝南街走去。

若说十字街是北平城的前门外大栅栏，形容也许过份。

不过，这地方的确是全镇过往行人不断、生意人交易接头的繁华场所。逢集的日子这里更是拥挤不堪。碰掉帽子踩掉鞋，那是常有的事。

铺门朝南的斗局墙壁，是个天然的广告牌，平日贴满了“典卖房产土地”、“愿卖兵役”、“招养老女婿”等等红红绿绿的纸条。而镇上每下一道新告示，那些纸条，便被盖着大印的告示遮盖了。

这会儿，北平城防司令部的大幅通缉令，占了多半个墙壁。很快，招引得过往行人及铺户伙计走来观看。管帐先生象领赏钱似的往前挤，仿佛他有给不识字的人宣读的职责。虽然宣读几遍，也没人赏他个热包子吃，管帐先生们却依然挺卖劲，因为这是他们露文才的好机会。

双目失明的老者，听人念叨被通缉的人，名叫娄生，心里猛地一震，手腕挎的鱼皮黑鼓摔到地上，把女孩儿吓了一跳，赶忙拾起鼓，给老人重新挎在手腕上。瞧见街南几百步远，有两名便衣卡腰站着，往十字街瞟着，她害了怕。连忙用力扯扯老人衣角喊道：

“爷爷！咱们快走吧！”

“别怕，别怕！”老人眨眨瞎眼，一动不动，支愣着耳朵听众人的议论。有两人小声交谈：

“哎，这事不算新鲜，听说北平天桥每天都成批成批地毙，一半是闹事的老百姓，一半是国民党的逃兵，听说狗都吃红了眼！”

“我的妈！你这话要被人听去，我看你也够上天桥的份

儿啦！快走呗，伙计！”

领着瞎老人的女孩儿，看见人们神色惊慌，各自匆匆散去，又扯了扯爷爷，老者这才缓慢地移动脚步，向西街走去。没走多远，嘭，嘭嘭！他敲响鱼皮黑鼓，拖长腔调，开口唱他自编的民间小曲，唱出人世间的沧桑演变：

光绪坐龙楼，
灾祸满世流。
有一人他姓牛，
家住卧牛沟。
改换民国号，
狂风掀石头。
老牛为奴漂四海，
心盛天下忧！……

老者唱得正带劲，两个贴通缉令的灰家伙，抬着浆糊桶，晃晃悠悠地走到他跟前，一个用条帚把，捅他几下，龇牙咧嘴地说：

“老家伙！跟着我们走，贴到哪儿，你唱到哪儿，招人都来看，完事赏你们两碗杂面汤吃！”

老者跺跺脚，咳嗽一声：

“你赏我个小元宝也没功夫陪你们！”

“嘿！不识抬举的老东西！今几个你非得跟我们去，抓逃兵是党国大事，人人有份！”

老者并不怕他，索性站定不动了。

“咳，你倒说个痛快的，去不去？”

另一个自卫队员，晃晃浆糊桶催促说：

“别跟瞎子耗费功夫，咱们快贴去吧，耽误了大事，挨顿皮带算便宜咱俩！”

“死不了的瞎老头儿！呸！”两个灰家伙骂着抬起桶走了。

“哐！哐哐！”从东边传来敲锣声。镇公所打杂的桑旺，一边敲锣一边喊：

“金狮镇乡民们！快出来看告示！”

一个铺户掌柜从窗户探出头问：

“桑爷！又是什么告示？这么兴师动众的。”

“自己出来看！”打杂的桑旺腰也显得壮了。哐，哐！又连敲两响，提高嗓门喊：“窝藏逃兵者毙！知情不报者抓！告示上明白写着哪，快去看看！”

警笛拉响，哨音四起。蒸饼铺慌忙上板，街上行人惊恐万状地逃窜，铺户摘幌子、关门，叮当哐啷。仿佛一场狂风暴雨就要来了一样。

小贩们吓得魂都飞了，将货往口袋和筐里塞，一边塞一边四下观望，浑身哆嗦，手不听使唤。这边小油篓碰倒了，那边核桃大枣滚到街心。匆匆走着的人，踩在烂柿饼上，栽个仰巴叉。……

金狮镇各条街巷鸡飞狗跳，乱了套！

牵瞎老人的小女孩儿，怕得要死，吓得要哭，搓着脚，不知该往哪边走好，忘了东南西北。

“别慌，别怕！”老者安慰小孙女儿。“他们抽完一阵

疯就好了，咱们先靠路边躲躲。”

这时，一位身穿古铜色长袍、套黑坎肩的中年人，由街东气喘吁吁跑过来，看见卖唱的爷儿俩，走近他们，停下脚步，从衣兜里掏出几张金圆券，塞给那个女孩子，对老者说：

“老净爷！怎么还呆在这里？快回庙里去吧！”

卖唱的老净爷，听出讲话人的语声，点点头说道：

“哟！是金山客店掌柜，您看告示去啦？”

“爷爷！金大伯又给咱们钱啦！”

老净爷的眼里眨出泪，两腮抽动着说：

“金掌柜！您的日子也不怎么好混，钱又不是砸明火来的，总照顾我们，实在让人过意不去。”

“别说这话了，我多次跟您讲，别趴庙了，搬到我店里去住，还能收你们店钱？好，改日谈，我还有事，先行一步！”

“嘀！嘀！”一辆车头上挂着国民党党徽的中吉普，鸣了两声喇叭，扬起尘土，由十字街方向开来，开至西门脸儿，嘎地一声停了下来。

金掌柜离开卖唱的老者，来到客店门口，瞅见门前停放的吉普车，不用猜就知道，本镇驻军连连长祝念恩，又到客店里院宝局打牌去了。他忿懑地想：“在这样的多事之秋，当官的照样取乐！”

金掌柜刚跨进大门口，伙计刘云告诉他说，耍猴儿的唐三，正在柜房里等他，他点了点头朝柜房走去。

耍猴儿的唐三与剃头匠李俊，都是客店的常住客人。两条光棍，同住一个小屋，苦到一块儿了。

唐三隔玻璃看见金掌柜，忙从帐房里间迎出外屋，等他进来忙把门关上，一同走进里间坐下。金掌柜心里不安，脸上却未露出来，问道：

“三爷！今儿个没买卖做了？甭怕，有大叔的饭吃，就饿不着你们俩！”

唐三欠起身，隔窗朝里院膘膘，悄声说：

“大叔，我刚才在后院解手时，您猜怎么着？忽然听见扑通一声响动，我四处搜寻，没瞧见什么，可后院南墙掉下几块砖来。我想，莫非是跑进人来啦？可找了找没见半个人影。大叔，您还是看看去吧，别真出点事！”

金掌柜听完，神色紧张起来，探身向外窥看。心想，这时候有人翻墙进后院，那还能有什么好事儿？万一要是，……我又该怎么办呢？

绰号神胆的唐三，站起身手扶桌沿大声说：

“大叔，我陪您去，再仔细搜一遍！”

“先别惊动人！”金掌柜摆摆手说。忙将窗帘拉上。

街上传来“哐哐”的锣声，还有喊声、哭声，让人心惊肉跳。院子里有人喊道：“三爷！猴儿跑啦！”原来猴子听到锣声，以为是主人发出训令，所以跑了。

“你先去找找猴子，说不定墙砖是它扒下来的。”

“不会。绝对不会！它从来没进过后院。”唐三说。

“那么说，天哪！真跑进人来啦？”金掌柜心里说。

二

金狮镇有上千住户，是个商镇，它管辖着十几个村甸。

从地理位置看，金狮镇在北平齐化门外的东北方，这里距紫禁城三十华里，原名叫天祥镇，寓意是求告万能的老天保佑，让这里的黎民百姓诸事如意 共享国泰民安、太平吉祥。可是，自有天祥镇以来，多少朝多少代演变过去了。天祥镇的百姓，受尽了剥削、压榨、饥饿与凌辱。老天没有降下过吉祥，大地间的祸种，却深深扎下了根。这里历史上不断爆发反抗之火，然而，各种天灾人祸，却象菜畦里的韭菜，一茬接一茬。

据说，往上倒推五辈，当地有位权威人物做了个梦。梦见天祥镇忽然由天上飞来一头金狮，绕天祥镇跑了一圈，顿时，天地生辉，镇内遍地是金银财宝。不久，就在镇南门口，修建了一座金狮大庙，天祥镇从此易名金狮镇。

离镇南门的金狮大庙有半里地远，有一孔没有栏杆的大石桥，叫做南大桥。相传，明代有位大和尚，由故宫金水桥，步行丈量到南大桥，恰恰三十里。传说深夜子时，人们蹲在桥底下，便能听到皇宫内院传出来的宫娥太监的哭声与叹息。故此，南大桥别号又叫连金桥。那意思是南大桥与皇

宫前的金水桥，一脉相连。

其实，桥下流淌的水，是古老运河河水。石桥附近，既无房屋，又没树木，连小草都不长。那里只有桥北头一座筒状炮楼，有三层楼房高，是日本人修筑的。而今是金狮镇国民党驻军的巢穴。这里地势低洼，每年雨季，周围一片汪洋，水没桥身，顿成泽国。金狮镇地势高，洪水再猛，只能逼近南门外。镇上的老年人却说，那是有金狮大庙门口两尊石狮镇邪，洪水才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因此，每当在雨季到来之前，妇人们鱼贯地来到大庙门前，焚香上供，摆上香蜡纸马，磕头求告佛爷显灵显圣。夜间，那些供品，饽饽呀、白面饺子什么的，便让卧庙的花子，吃个饱！

往镇里看，东西大街虽然狭窄，可是样样俱全。除了有杂货铺、斗局、粮行外，小作坊有好几处，烧酒锅、油磨坊、染坊、豆腐坊，应有尽有。从街东头数起，有乔记掌铺，钉马掌兼给牲口治病。街中心是狮子楼饭庄，对过路南，是国安布庄，“两庄”由一个掌柜经营。单说布庄，它诞生于民国十年，曾取字号“十旺”，日本时代易名“武长”，那大概是给日本人称道“武运长久”。近年，民国不景气，再次易名“国安”。不过，就算它改十次名，侵略者的武运，并没有长久。而今它叫“国安”，可民国也并没有安宁！

十字街南口，门脸朝东，是一家小巧别致的茶馆，叫做“三江茶社”。西大街中心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方形“当”字幌子，下衬一块长方形木牌，上有“童叟无欺”四个黑字。其他还有什么饽饽斋、煤球栈、棺材铺。沿街一个挨一

个的水果、青菜、肉床子小铺、小摊。这里逢三、七、十集日，刻手章、算命卜卦、卖皇历、卖假药大力丸的，吆喝声象雨后的蛤蟆坑。集日买卖兴隆的要数当铺、药店两家，最招人的地方是变戏法的、估衣摊。

金狮镇客店只有一家，那就是紧把西门脸、座落路南的“金山客店”，它也是远近闻名。

金山客店门前，有一幅醒目的对联。上联：新月投来床前影；下联：辛劳醉后梦西厢。

没有横批，横批的地方，是一块黑底金字“金山客店”硬木匾，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！

这家客店有三层院子，前院、中院的房舍，用的虽然不是秦砖汉瓦，却也十分考究。那还是乾隆年间建造的，现时都已陈旧了。这是一家祖传老店，祖祖辈辈店主人都姓金。

金狮镇尽管店铺林立，大小各异，然而，论“腰杆”硬，当然得数金山客店。不过，来这里投宿的，多是那些小本生意人，筐筐挑挑都上算，不值一壶醋钱！也有常去口外、内蒙跑买卖拉骆驼的。客店，并不兴旺，而店内的宝局，却是镇上头面人物的乐园，昼夜开放。

这天，尽管抓逃兵闹得昏天暗地，金狮镇国民党驻军连长祝念恩，还照样来客店打牌。他乘坐的中吉普停在客店门口，司机小佟，在车内正逗着跑出来寻找主人的猴子玩。

唐三绕街串巷，找他的宝贝猴子，半天没有回来。

坐在柜房内的店掌柜金看天，心中忐忑不安，坐卧不宁。想唤伙计刘云，又不知他忙什么活计去了，金看天坐在

椅子上发呆。

镇长桑振吾一步跨进柜房，开门见山地说：

“金掌柜！您家大少爷天官还活着，听说他在八路那头，混得还不错，当上官了。”

这是桑振吾信口胡编，目的是为恫吓金看天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金掌柜明白他又来敲钱。

四十六岁的桑振吾，就是靠敲诈勒索起家的，他的臭底，都在金掌柜心里装着。

原来桑振吾不是金狮镇的秧。其父桑天理，是桑家园的一个盗墓匪，四十年前他家被同僚一把火烧光，桑天理带着幸存的儿子，投到金狮镇他的一个同伙、小财主朱家，朱家只有三口人，朱氏夫妇与他们的一个十四岁女儿朱上银。桑氏父子来到朱宅不到两年，朱家夫妇不明不白先后暴病死去。桑天理成了这里的主人，朱上银成了桑振吾的继母。

这老夫少妻很有一套经营高利贷的本事，不到十年，桑家成为镇上最富有的财主。

桑天理想让十八、九岁的儿子桑振吾进城做官，带儿子去找他年轻时认的干爹——蒋介石的学生蒋孝先。不料，当上国民党宪兵团团长的干爹蒋孝先，一脚踢出干儿子，桑天理回家之后就得了病。趁他活着，给儿子办了亲事，娶了看坟的女儿陶大脚，又给儿子运动个镇长当。之后不久，年轻的朱上银竟中霍乱死在他前边。

桑振吾也只有一个独生儿子，现年才十五岁，不过，是个啥都不懂的傻子。三年前由客店吴氏做媒，将媒人自己十

六岁的侄女小翠，给桑振吾做了儿媳妇。……

这会儿桑振吾来找金掌柜，先抓他短。

金看天听罢，皱着眉长叹了一口气。抓逃兵、后院塌墙掉砖，象颗定时炸弹埋在他心窝上，没功夫跟桑振吾磨牙。他对镇上这些势利小人，一贯的态度是：少说话，多烧香。桑振吾这会来，香不烧是躲不过去的，于是说道：

“桑镇长，少提别的，您用多少？”

桑振吾纳闷，老家伙今儿怎这么痛快？于是伸出右手五指，在他面前摆了摆。

金看天手搭在拉开的抽屉上，轻轻摇了摇头，又说：

“镇长！宰猪还讲捅心口，一刀下去，让它少受点罪呐。咱们二位，由小翠这层说，沾点亲，您对我也该松松绳扣，不能赶尽杀绝呀！”

说着，金看天把一大叠金圆券亮在桌面上，眼里含着乞求饶恕的泪，又说：

“就这些，三百万。我再有一个小崽子，我是孙子！”

桑振吾每次来，总先开大数，他能从金看天说话的神态中，判断出他到底有多少“奶”，实在挤不出来，也就算了。于是，笑了笑说：

“是亲三分向，我先拿上，花亏了再来。你甭觉得破财跟挖心似的，没我给你兜着行吗？”

说的好听，他要宰人，还得让人家满心认可！

内掌柜吴氏挑帘进来，点指着桑振吾说：

“你钻这儿来啦？祝连长都等急了！他把你们几个王八